

明月别枝

最佳人气代表作！

全新修订

加赠甜蜜番外！

折玉晚

ZHELAN

GOUYU

XING

XIANGWAN

明月别枝

/ 著

MINGYUE

BIEZHI

ZHU

修一世圆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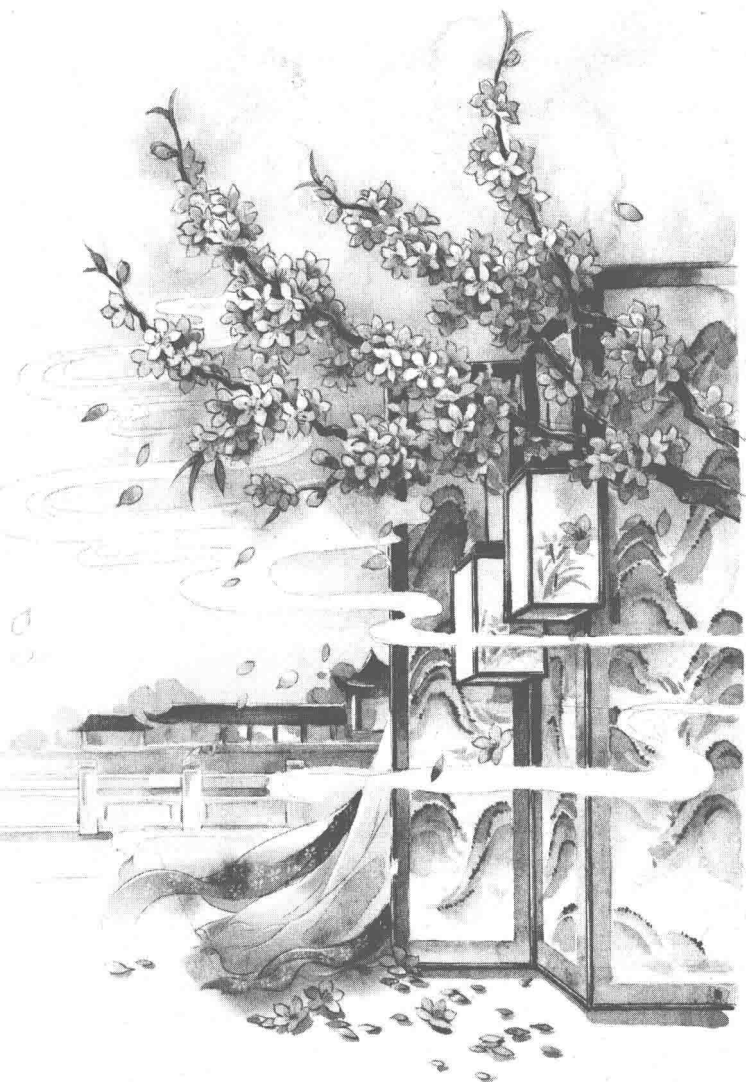
解你我千年情结。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折玉楚晚

明月别枝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折兰勾玉杏向晚 / 明月别枝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9-09619-9

I. ①折… II. ①明…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4927 号

折兰勾玉杏向晚

ZHELAN GOUYU XING XIANGWAN

明月别枝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李梅

责任校对: 杨婧

装帧设计: 九一设计

封面插图: @曾想乃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450 千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619-9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楔 子	1
卷一 轻烟淡水的江南，你跨马经过的是我的故乡。	4
卷二 一墨杏画，师徒情，名天下。	39
卷三 漫天杏花，最是少年情动时。	77
卷四 你是我心底，永远的烙印。	116
卷五 经不住似水流年，逃不过此间少年。	154
卷六 流水浮灯，愿你青丝如墨，愿我平安喜乐。	192
卷七 梦入江南烟水路，不与离人遇。	232
卷八 修一世圆满，解你我千年情结。	269
番外一	301
番外二	310
番外三	313

楔子

绵延数百里的花林，汇成一片花的海洋。

向晚浑浑噩噩地穿梭其中，醒来的时候，她就躺在这片花林里，还没回过神来，就被眼前自称是百花仙子的女子拦下，带至此处据说是天庭仙界的地方。

向晚亦步亦趋地跟着，纵使眼前风景再美，仍是心中凄恻：“百花姐姐，我……”

身前的女子停步。她羽衣如云，纹饰繁花似锦，螭首蛾眉，美得真像是传说中的花仙。向晚抬眼看她，仍觉得眼前的一切比梦还不真实。

她竟然说自己是杏花仙子，会不会是哪里搞错了？自己一生平庸，即使真如她所言七世命断婚嫁，也不至于升仙成杏花仙子吧？

难道，这是对她命运多舛的一种补偿？

百花仙子看着向晚，忽然叹口气：“别想太多，都过去了，你好好休息睡一觉，有事来百花殿找我。”

说完，羽衣随风轻舞，眨眼翩然离去。

向晚呆怔两秒，提着裙摆欲追，又哪里还有她身影。

身处是一望无垠的杏林，花期已过，圆圆的青杏缀满枝头。其中一枚蓦地掉落，恰好砸向向晚手臂。被砸处阵阵发烫，向晚隔衣揉了揉，低头瞥见衣下透出小片诡异红光。

向晚盯着那红光半晌，然后撩起袖子一看，只见左臂上一朵杏花印记，鲜艳欲滴。

过后几天再没看到百花仙子。向晚待在百里杏林，学着慢慢接受目前的处境。

来此之后，再没有饥饿感，几天滴水未进、不休不眠，这是凡人不可能达到的境界。只是她还没喝孟婆汤呢！她带着前世的记忆——向晚的记忆，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成仙，不该是没有七情六欲、心无牵挂的么？是不是该给她一碗孟婆汤，让她将前尘往事统统遗忘？

如此也不知过了多少时日。

这一日，向晚依旧在杏林里发呆，忽闻林外有人唤她。声音不轻不重，直传入她耳里。

向晚理理身上衣裳，往杏林外走。她来此数日，只认识百花仙子，听这声音又





觉不是，不知是谁找她。

“你是？”来人一袭明黄曳地长裙，与她一般无二肩披长巾，看装扮，该与她同是花仙。

“我是迎春仙子，你是杏花仙子吧？”来人对着向晚笑，笑容里有迎春花般明黄靓丽的春天味道，“晚上王母娘娘寿诞，众姐妹商定百花齐放为贺，到时以莲灯为信，可别误了时辰。”

“百花姐姐呢？”向晚虽不懂这些，但她知道她的直属领导该是百花仙子。

“百花姐姐几天前便赶往瑶池。历年天庭寿诞都由她和百鸟仙子督管操办，这事是她让风婆婆传的信，错不了。”

向晚点头道声好。顾不及多聊几句，迎春仙子便赶去通知其他花仙了。

向晚想，看来花仙在众仙中，是最底层的，故不在王母娘娘寿宴的邀请之列。天界也有职位与等级，天上地下人间，又有哪处能例外？

向晚足尖点地，轻轻跃至杏树枝头，几个起落回到杏林。这些个仙诀身法，也没人教她，倒像是身体的一种本能，几日下来早已驾轻就熟。她弯身摘了几枚杏果玩，一个人笑闹了一阵，停下歇息，便等着莲灯。

2 这片花海由十二片花林汇成，一花林一花仙，花海正中是百花仙子的百花殿。她们这班花仙都归百花仙子管理。

天黑后，仙殿四周莲灯升起。向晚右手轻点左臂杏花封印，左手举至额前，掌心向右，大拇指与中指贴合成圆，另三指舒展朝上，心中默念仙诀。

身下杏林霎时吐苞绽放，万花齐开，听得见声音，闻得到花香。秋风换春风，点点如胭脂，连绵数十里。含苞时的艳红、怒放时的淡然、花谢落地又成雪白一片，说不尽的娇，道不完的艳。

“澹然闲赏久，无以破妖娆。”耳边似有人轻吟，有温柔缱绻的味道。

向晚蓦地转身，夜色中沉碧的杏林，哪有第二个人的身影。

向晚知道自己闯祸是在第二天。

她被人抓到天庭，对着玉帝与王母娘娘跪下时，看到同跪一旁的百花仙子。

“玉帝，是小仙疏于教导，才有此事发生。望玉帝念在杏花仙子初犯，饶她此次失误。”不等向晚开口，百花仙子已先伏地求情。

昨天晚上王母娘娘的寿诞，百花齐放为贺，只需将天界的杏花绽放即可，寿诞结束，莲灯落下即恢复原样。向晚不知这些个规矩与惯例，巴巴地将三界杏花催放，直到一大清早有人发现异常，她被拉到天庭，才知自己闯了祸。

“一夜之间，你可知因她的失误，人间多少谣言纷起，百姓惶惶、奔走逃亡，莫不道天呈异象，必有灾荒。”是玉帝在说话。

向晚抬头，那个在她常识里该是中年大叔结果却意外年轻的男人高高在上地坐着，眉目英挺、丰神俊朗，只是此刻眉皱着、唇抿着，满身的怒气平添他三分肃然七分威仪。

不知怎么的，向晚一看到这张脸，就鬼使神差地吐出一句：“谣言止于智者。”

是，她有错。但她错得情有可原，不是么？她匆匆走马上任，没有一个人教她，就好像她理应知道一切，就好像她天生该是杏花仙子一样！

话音刚落，袖子便被一旁百花仙子扯住。向晚扭头，耳边传来玉帝的怒声：“还不知错！”

百花仙子神色一慌，不由分说拉着向晚伏地。向晚将腰挺得直直的，硬是不肯磕头。

“何错之有？花开二度，本就坏了自然规律，坏一界坏三界，有何分别？”向晚只觉心中有股没来由的气，让她不想磕头认错，更不想对着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磕头认错！

王母娘娘闻言一怔。百花仙子松手，愕然地看着向晚，轻喝：“怎能如此讲话！”向晚皱眉，倔强地不低头不认错。

“不知悔改！”玉帝脸上的怒气更甚。百花仙子欲再求情，反被他喝住，“你退下！”

百花仙子担忧地看了眼向晚，依命退下。王母娘娘一直没有说话。

向晚直视着玉帝，脸上的倔强更甚。

两个人半晌都没再开口。向晚忽然想，她这样被抓过来，天庭除了她们几人未见其他仙人，玉帝是不是也想给她一个改错的机会？不然对于她这样的小花仙，完全可以直接下一个惩罚令，不必如此周折。

“我……”

“杏花仙子违反仙规，即刻逐出天庭到人间再次修行。”

向晚软了口气想认错，终究还是晚了一步。玉帝话音刚落，她只觉眼前金光乍现，直觉偏过头，视线滑过座上王母娘娘，似见她眼中一抹不忍，口中念念有词。向晚听不到她说什么，周身霎时被一道金光包围，失去意识前，车祸那幕在脑海浮现，她只觉得那种灵与肉分离的痛楚再次袭来。



卷一

轻烟淡水的江南，
你骑马经过的是我的故乡。



明德一十八年。

秋。

风神国。

杏花村。

“向晚，向晚……”粗声大气的中年女声，由远及近。

向晚忙跳下高高的草垛，顾不及掸衣服，边往家跑边应道：“来了来了。”

“死丫头，都什么时辰了，还不做饭！”妇人动作熟练地揪过向晚的辫子，照着她脑后就是一巴掌。

向晚吃痛却不吭声，低着头，小手拼命想把辫子从妇人手中解救出来。她今年八岁，出生时恰逢杏开二度，人心惶惶。

向晚当然知道为何有此异象，也记得自己当初是怎么被贬下凡的。那个跪在她身边求情的人、那个一言不发的座上女子，以及，那满脸怒容对着她说“杏花仙子违反仙规，即刻打入人间，再次修行”的男子……可是，前因后果呢？

为何她会犯这种错，为何犯了错的她死不肯认错，包括那之前的种种经历，她怎么都回想不起来。

除了她是否花仙子，那一日在天庭被贬下凡，她再记不得其他。

也罢。既是被贬，要记忆何用，更无所谓这种种遭遇。无所谓爹不亲娘不疼；无所谓弟弟经常爬她头上欺负她，爹娘却只责罚她；无所谓饥一顿饱一顿；无所谓身上的破衣烂衫，权当……这是修行吧。

她安于现状，并且沉默，只喜欢坐在草垛上望着天，想着左臂上的那朵杏花封印，想着那一脸怒容她想解释却不及的男人。

她为何这般倔强？他又为何这般生气？向晚摇摇头，使劲将妇人手中的辫子扯回，惹来头皮一阵热辣揪疼。

“你个死丫头，下回再偷懒，我把你的头发全剪光！”妇人犹不解气地朝向晚劈头盖脸打去。向晚侧着身子躲开，有两下结结实实打在她耳朵上，一时脑中嗡嗡作响。

妇人撒完气走了。向晚站在原地等那嗡嗡声消失，回家动手做饭。

洗菜、切菜，然后一头顾着灶下柴火，一头站在小凳上炒菜——灶台太高，八岁的向晚够不着。

炒好菜，接着煮饭。她将米放入锅里，转身动作利落地端着水便欲添上，蓦地一道黑影冲过来，抬脚踹上向晚身下的小凳。小凳一滑，向晚不备之下，仰面倒去。

屁股落地，疼得像是摔成了四瓣。可这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向晚在后倒的过程中，手中水盆顺势泼向身后的桌子，桌上刚炒好的四个菜瞬间被淋成了汤。

“娘……娘……姐姐往菜里灌水……”黑影大喊着往厨房外跑，过门槛时不小心被绊了一跤，小小的身影爬起来，又哭又叫地跑了出去。

向晚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瘦小的身板被抓起来就是一顿狠揍。她的娘亲拿着竹条狠狠抽她，她的弟弟——那个踢掉她脚下小凳的罪魁祸首则咬着手指站在边上一



脸无辜地看她被抽。他才哭过的眼睛又圆又亮，黑色的衣裳衬得他有些婴儿肥的小脸干净白皙，唇红齿白的好像一个瓷娃娃。

向晚不哭不闹不求饶。她挨揍向来如此。

虽是隔着衣裳，身上被抽过的地方还是热辣辣的疼。她的娘亲松手，扔了竹条，抱起她瓷娃娃一样的弟弟，一径哄道：“小阳乖，饿了吧，娘这就去做饭，马上可以吃了……”

向晚看着娘亲与弟弟离去的背影，咬着牙喘着气，一步一步往外走去。

今天的午饭，自然没有她的份了。她不敢回房休息，她知道她若回房，她那瓷娃娃一般的弟弟吃完饭肯定又会来找她麻烦。

沿着村里的小河往西，一直到西村口的小庙停下。小庙残破，除了初一十五，平日里若有人来烧香拜佛，便表示这人家里不太平了。

向晚躲到小庙北面，身后是满坡的杏树。翻过杏林坡，是个堆满坟墓的小荒坡。这一带向晚很熟，每次她挨揍或不想被弟弟找到时，就会躲到这里来。

向晚捡起块石子，一笔一笔沿着庙墙上的画像轮廓划。画像不小，与八岁的向晚齐高。向晚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把玉帝的像画在墙上，她只知每当她心情不好躲来这里时，便会用小石子一遍遍地描摹画像。日积月累，庙墙上的画像愈来愈深，像是刻上去的一般。

折兰勾玉悠哉哉骑着他的白马途经杏花村，看到的就是庙墙上的画像。

他的画像。

虽然笔锋粗劣，但一眼望去，那五官神韵，竟与他有八九分相像！

折兰勾玉心里一震。在这陌生的村庄，离家千里之远的一座小庙墙上，竟出现他的画像！

“表哥表哥，你认识她吗？”一旁黑色骏马上的乐正礼问。他们途经这小小的杏花村，慕名前往杏林坡，听闻异响，循声一观，不料竟撞见有人将表哥折兰勾玉的像画在墙上。那人还是个素未谋面的小姑娘。

向晚闻声扭头，只一眼便扔了手中石子，转身往身后杏林坡跑。她的动作本该利落而娴熟，无奈刚挨过打，身子就不那么灵活了。没跑几下，就被一人一马当先拦下。

向晚抬头，只见眼前之人鲜衣怒马，眉目如画，手执一玉柄折扇，墨发长过腰际，只在末梢松松系了根玉色丝带，天然一股华贵优雅，高高在上犹如神祇。

身量虽小了些许，但那眉眼、那气质，不正是玉帝——北庙墙上画像的正主么？

“玉……玉……玉帝……”向晚大惊，惊惧全写在眼底。想起那次他大怒她被贬下凡，这一次不知又会如何罚她！

“天哪天哪表哥，她竟然知道你名字，她竟然叫你弟弟！”乐正礼驱马赶上，看跟前的小姑娘身量瘦小，不过六七岁光景，浑身脏兮兮的，身上衣裳大小补丁十几个，长长的头发用根粗绳捆着，乱糟糟的倒不像是用梳子梳的而是随手抓了几下扎成

一束。

不止乐正礼，折兰勾玉也甚是惊奇。他从未见过她，可她不仅画下他的画像，竟还直呼他名字，这之中莫不是有他不知道的渊源？还有乍见时她眼中的惊惶，那不是害怕陌生人的恐慌，而是对他这个人的惧怕，可是……理由呢？

折兰勾玉决定将这一切弄个清楚明白。

向晚还想逃跑，人已被折兰勾玉拎上马背。他一手稳稳按住她，一手攥着扇子抓紧马缰，脸上始终保持着淡淡的笑容，问：“我送你回家。”

“不要！”向晚惊跳，单薄的肩膀一颤。她不能带陌生人回家。

“礼，问路。”折兰勾玉打马往旁边一靠，示意乐正礼先行。

向晚的抗拒无效。

往村庄里走，随便问个路人，莫不是回答：“是小晚啊，可怜的，她家就在前头右转第五个房子。”

是啊，可怜的，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可怜的小晚。

在杏花村，比她家穷的多了，孩子比她家多的也多了，但她该是村里所有孩子里最可怜的吧。做家务不可怕，可怕的是做了家务还要挨打；有弟弟不可怕，可怕的是弟弟欺负她之后，总是用一副很无辜的表情看着她，而她的爹娘从来不问谁是谁非，直接打她一顿了事。

邻里里也有好心的，看她挨打挨饿，有时会塞给她一个馒头。但她不喜欢这样，她不喜欢别人的同情，不喜欢别人的施舍，所以她总是一个人偷偷躲到小庙，在小庙与杏林坡的那个狭小空地里，一个人疗伤。

“死丫头，碗也不来洗，又跑哪去偷懒了？”折兰勾玉抱着向晚才下马，一个中年妇女冲过来，从他手里一把拉过向晚，也不顾忌有陌生人在场，劈头盖脸就打了下去。

折兰勾玉伸手，折扇拦住中年妇女的手，淡淡一笑。

“你们是谁？”向夫人这才注意到还有两个陌生人在场，一人身形修长，风华无双，虽不足岁，已有大人模样；另一人又小几岁，眉目清朗，粉面黑眸，如画中瓷人，虽都还是孩子，但观其形貌衣着，俱是出身富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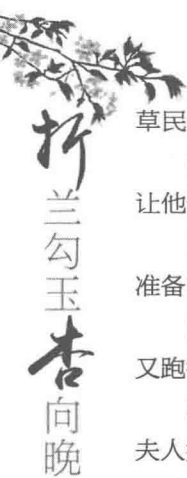
“您是她母亲吧。”虽是问话，却是肯定语气。折兰勾玉略一沉吟，手中折扇一开，笑得清风明月，“请问，我们是认识的么？”

向夫人莫名其妙，迫于折兰勾玉的言谈气度，不由老实摇头。

“敝姓折兰，不知与府上可有渊源？”折兰勾玉笑得愈发亲切，折扇贴着微尖的下巴，看着向夫人，眉眼微挑。

在风神国，复姓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除皇族之外，又以折兰、乐正、微生三大家族最为显赫。

一听“折兰”二字，向夫人慌得跪下身去，尖着嗓子颤颤抖抖地道：“大人明鉴！”



草民岂敢与大人攀亲带故！”

折兰勾玉微一颌首，视线移向向晚，若有所思。家世的显赫，素来的养尊处优，让他这一刻雍容华贵得就该是接受众人膜拜似的，坦然尊贵得紧。

向晚抬眼看他，全不知他心中打算。又瞥了眼跪着的娘亲，一声不吭就往厨房跑，准备在挨揍前把碗洗好。

她身上的衣衫过于宽大，因着跑动，头发一松一垮，看起来明明狼狈万分，偏又跑得飞快，几下消失在转角处。

折兰勾玉看着她的背影，手中折扇一合，纵身上马，掉头离去前对仍跪着的向夫人笑道：“一场误会，不打扰了，告辞。”

折兰勾玉与乐正礼并没第一时间离开这个名叫杏花村的小村庄。

走马观花一圈，已近傍晚。两人在村里最有钱的孙员外家借宿，听那热心爱唠叨的孙员外讲些杏花村的趣事，以及，并不有趣的向家的事。

“小晚这孩子又听话又懂事，就是可怜。她出生那年，村里满坡杏花一夜之间花开二度，徐长老说天呈异象、必有大灾，大伙儿听了纷纷收拾细软连夜逃亡避祸，8 小晚的亲娘就是在逃亡路上生下的小晚。半道路上哪有产婆，她亲娘产后血崩，就这么去了。她现在的娘亲是他爹的续弦，后娘，才几岁的孩子，平时家务全做，农时跟着大人下地，她爹也不管，由着她让后娘使唤，可怜哟！”孙员外是这样说的。

“那年的杏花不都是二度盛开么？”彼时折兰勾玉七岁，对此颇有印象。

“哎，出去了才知道啊！本以为只有我们村的杏树是这样，所以后来逃亡的人远远近近的又都回来了。”孙员外说到这里一顿，摇摇头叹息道，“咱村的徐长老说话一向神准，大家连夜收拾东西，拖儿带女的……哎，这都八年过去了，也没见什么大灾大难，也是奇了怪了。”

折兰勾玉笑，手中折扇一开，悠哉哉摇着。想起庙墙上的画像，他漂亮的眼眸眯成弯弯一道弧，脸上的笑容却愈发谦和温润了。

“表哥，那小丫头真可怜。我看她身上还带着伤呢，她后娘当着我们的面都这么打她，背着人不知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来。”乐正礼已经被向晚的遭遇完全震惊了，跟着折兰勾玉回房时，很是愤愤不平地念叨。

她才八岁，一个八岁的小姑娘，竟有这般凄苦的遭遇。他八岁时享尽父母万千宠爱，哪能想到还有人过得这么惨。

“人各有命。明年你一人游学，挑些偏僻穷苦的地方，就会发现这些不稀奇。”折兰勾玉心里一叹。今年是他最后一年游学了，明年他便得规规矩矩地接受封赐，在他的封地，担起他“玉陵君”封号所衍生的一切权利与义务。

表弟乐正礼小他三岁，今年十二。他还有三年自由自在的游学时间，那些责任与义务离他还远。

折兰、乐正、微生三大家族虽非皇族，却是高祖皇帝下旨与皇朝共荣的贵族，

封地封爵、世袭继承，尊贵了几百年。三大家族的嫡出嫡长从出生那刻起便被钦定为爵位封地继承人，待得十六岁上京正式接受皇上授封，就要担起家族责任，为家族的繁荣昌盛、荣华富贵而努力。

折兰勾玉的封地正是玉陵，这个国家最东面的一座城池，临海。

“可是表哥，我还是不明白她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还将你画在庙墙上。听那孙员外说，这家人世代代都在杏花村，应该不可能与你有关联才是。”乐正礼想破脑袋也没想明白，粉嫩嫩的脸蛋，五官全皱在了一起。

他讨厌自己长了张娃娃脸，更多时候是享受，用这张娃娃脸夸张地表达他所有的心思与情绪。

“或许是巧合吧。”折兰勾玉手中折扇一开，一袭玉色长袍，腰坠兰形玉佩，说不出的风流宛然。

“这也太巧了吧，她还是个孩子呢，看她的遭遇，该没见过什么世面，更没上过学才是。”乐正礼抓抓头发，一脸困惑。

“回房休息吧，我们得赶在入冬前回家。”折兰勾玉拿折扇轻点乐正礼的脑袋，笑如春阳。

第二日，折兰勾玉与乐正礼辞别孙员外，继续赶路。

骑马沿着那条小河往西，行至西村口，便见小庙旁围着一群人，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折兰勾玉不爱管闲事，一径策马往前；一旁乐正礼高高骑在马上，往人群中一探，一眼看到向晚，就嚷嚷开了：“表哥表哥快看，是昨天的小丫头。”

折兰勾玉勒马掉头，便见乐正礼翻身下马，往人群钻去。

人群正中围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中年瘸子生得横眉竖嘴，一手拄着拐棍，一手牵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端赫然绑住向晚的双手。

“看什么看？她娘昨天晚上收了我银子，已将她卖给我当媳妇了，你们看什么看？”瘸子粗着嗓子朝围观人群边吼边用拐棍赶人。

“什么？她这么小，就卖给你当媳妇了？”是乐正礼脆生生的童音。折兰勾玉想阻止已不及，只得跟着下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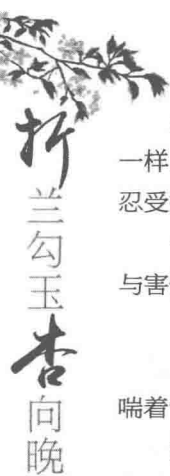
向晚趴在地上，双手被人缚在身后，头发凌乱。她没有理会围观的人群，也没有去看说话之人，低着头，小小的身子不停往前爬。

围观的人群退开些，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叹息着。有人不忍看下去，摇着头走开。

“她娘收了我银子，卖身契还在我手上呢。”瘸子见有人跳出来说话，还是孩子，声音更亮了。他将手中的绳子并在拿拐棍的手上，空出一手往怀里掏出张纸，冲着乐正礼耀武扬威地晃了晃。

黄黄的纸上有黑黑的字迹，随着他的动作，落款处一抹红印清晰可见。

“她不是我娘，她不是我娘……”向晚发了疯般地尖叫，爬起身子直往前跑。瘸子使劲一拉绳子，她便似断线风筝，直直栽回地上。



媳妇意味着什么，她知道，她明白。但这种认知似乎和隐在脑海中的某段记忆一样，细想起来，却是一片空白。她只知她不能成为这个人的媳妇，她可以忍受打骂、忍受挨饿，但她不能忍受成为这个人的媳妇！

一想到她要成为这人的媳妇，她就觉得可怕，从心底深处冒出来的满满的恐惧与害怕。

“表哥，表哥，我们救救她吧。”乐正礼几步跑回折兰勾玉跟前，因着愤怒与激动，喘着气，脸上有异样的红。

折兰勾玉脸上挂着笑容，华贵而优雅，手中折扇一开，眉毛几不可见地一皱。他看了眼瘸子，伸手取出一锭金灿灿的元宝，递至瘸子跟前，视线却移向向晚，淡淡道：“既是你买来的媳妇，不如转手卖给我吧。”

向晚终于侧过脸看他。她下嘴唇有倔强咬过的深深齿印，即便逃跑、尖叫、摔倒，她的眼睛都没有流过泪的迹象，脸上有泥巴，身上脏脏的，还是昨日那套破旧衣衫，披头散发、狼狈至极。

瘸子呆怔半晌，然后扔了绳子，欢天喜地地用卖身契换过金元宝。

10 他昨晚上花五两银子买的小丫头，还是从亲戚处借的钱。虽然小贵，但他三十了还未娶妻，方圆几里知道他底细又长得顺眼的哪肯嫁给他一个瘸子，也就向家那个后娘贪财才肯。如今一锭金元宝摆在他跟前，金灿灿的，足有十两，他又有什么好犹豫的？回头给亲戚还了钱，剩下的银子够他去邻村穷人家买个小子过几年好日子了。

围观人群一叹，焦点霎时成了折兰勾玉。

乐正礼忙跑过去解向晚手腕上的绳索。绳子绑得很紧，又是死结，乐正礼好半天都没解开，索性抽出匕首一刀割断。

绳子掉在地上，有暗红血迹斑斑。

折兰勾玉走近，望着向晚细小手腕上的勒痕，脸上的笑容带着抹疏远，淡淡道：“送你回家，或者你自己回去。”

向晚浑身一颤，脸上努力维持着平静表象，抬头看向折兰勾玉，忽然跪下。

她知道，若她回去，面临的只是再一次被卖而已。

“表哥，表哥……”乐正礼拉着折兰勾玉的袖子，不满道，“表哥，她回去还是会被卖掉的。”

“礼……”

“我不回去。”向晚冲着折兰勾玉摇头，脸上有股孩子气的倔强。

“我们这一路还有事，带着你不方便。”他拒绝人的时候脸上也挂着笑容，站在那里如芝兰玉树，优雅而亲切。

向晚身子一垮，跪坐在地上，紧咬着嘴唇，眼泪终是滑下，一颗一颗模糊了视线，越落越凶。

她毕竟还是孩子。她只记得被贬那天的情景，却不记得其他。不记得她任杏

花仙子时的生活，不记得她任杏花仙子前是谁，那些不属于出生孩子该有的常识、经验、见识，统统埋在一个她找不到的地方，任她怎么努力也回想不起。

她只知道自己来这一程的目的，以及与生俱来的那股倔强。但她毕竟只有八岁，这八年里她以孩子的身份，所能接触到的东西实在太有限。

折兰勾玉看着一径流泪却没有哭声的向晚，她小小的身子跪在地上，从头到脚都是脏兮兮的，又平静又倔强，看似对一切遭遇受之坦然，可这一刻，他分明感觉到有什么隐藏在她心底最深处，真实存在着，却又努力压抑着。

他第一次在一个孩子身上看到这么多矛盾的东西。他以为如向晚这样的性格，该是不会哭的。

事实上向晚也没有哭，她只是忍不住流眼泪而已。

折兰勾玉忽然有些不忍。那庙墙上的画像浮现在脑海，那一声“玉”浮现在耳畔，他微微一笑，弯腰抱起向晚，纵身上马前，只对向晚说了一句话：“从这一刻起，任何事你都得听我的。做不到，或半路想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

向晚点头，小小的身子努力缩着，又摇了摇头。

“那就……走吧。”折兰勾玉一抖手中缰绳，策马便跑了起来。

乐正礼咧着嘴，欢天喜地地跟上。他跟着表哥游学数月，像今天这样的事还是头一回碰到。他感觉自己做了回善事，伸张了回正义，小脸蛋上满是春风得意。

三人毕竟尚小，向晚八岁，身子还没发育，加上她又长得瘦小，哪能让人有男女意识，倒省了不少尴尬。

乐正礼俨然以向晚的救命恩人自居，一路上对向晚嘘寒问暖、问长问短，关心得不得了。几次还说要教向晚骑马，若向晚学会了骑马，他就将子墨——他身下的那匹黑马送给她。

每当他这样自说自话的时候，向晚都像看怪物一样看一眼乐正礼，又目不斜视地看向前方。她拉着马鬃尽量坐得靠前，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弄脏身后那人。

中午落脚小镇客栈，三个人三间房。折兰勾玉让掌柜的替向晚准备两套干净的换洗衣裳，交代完后先行回了房。

说好是等向晚洗漱完再一道用餐。可折兰勾玉和乐正礼在房间等了半天，也不见向晚来敲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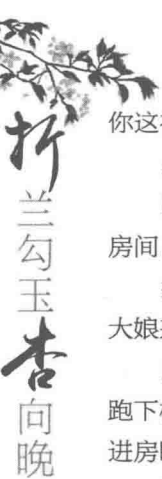
“表哥，我好饿啊，小晚怎么还没好？”乐正礼摸摸肚子，惯性地将脸上的五官皱成一团。

“再等等吧。”折兰勾玉淡定得很，摇着折扇，从从容容。

又等半晌，依旧不见向晚。

乐正礼贴着墙壁细听隔壁动静，诧异：“表哥，小晚的房间没声音耶。”

折兰勾玉回身用折扇敲了记他脑袋，哭笑不得：“女孩子的房间，怎能隔墙偷听，



你这礼字吃到肚子里去了？”

乐正礼嘿嘿一笑，索性开门跑到隔壁去敲门：“小晚，小晚，你好了没？”

既无人开门，也无人应答。乐正礼侧耳倾听半晌，慌慌张张地跑回折兰勾玉的房间，急道：“表哥表哥，小晚不会出什么事吧？我敲她门，半天都没动静。”

折兰勾玉闻言折扇一合，疾步至向晚房前，一边冲乐正礼吩咐：“让掌柜找个大娘来。”

乐正礼莫名，但他对折兰勾玉心怀小小的崇拜情结，向来言听计从，于是匆匆跑下楼，不一会儿领着个中年妇女过来，说是掌柜夫人。折兰勾玉点头致意，示意她进房瞧瞧。

开门、掩门，随即一声惊呼。乐正礼闷头就要冲进去，又被折兰勾玉的折扇拦下。

“礼，她可能还在洗澡。”话音刚落，便见掌柜夫人跑出来急急道：“这姑娘浑身是伤，晕倒在浴桶里，快叫大夫，快叫大夫。”

“大娘莫急，在下略懂医术，麻烦大娘替她穿好衣裳扶她回床。”折兰勾玉谦谦一弯身，君子般磊落坦荡。小小年纪，便让人为他无双的风度折服。

掌柜夫人折回身，掩上门，再开门时冲着折兰勾玉点头。

“礼，将我房里的包袱取来。”折兰勾玉又用折扇拦下乐正礼。

乐正礼踮着脚尖往里一探，瞥见床上那抹纤细身影，二话不说，飞奔向隔壁。

折兰勾玉这才从容进入，行至床沿坐下，细细打量床上的向晚。

只见她双目紧闭，脸色煞白，小小的眉峰似痛苦地蹙着。他伸手探她额，有轻微发烧迹象；把脉，看到她手腕上的斑驳勒痕，脸上笑容不由一敛。勒痕虽已结疤，但一没清理二没上药，如今黑黑红红的，衬着她腕上孩子特有的细白皮肤，分外狰狞。

折兰勾玉为自己的疏忽感到些许愧疚。虽说“买”下了她，却并没照顾她一星半点，明知她身上有伤，也没及时替她医治，是因为她一直没有喊疼么？她才八岁，小小年纪，竟是对这些伤痛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觉伸手撩起她衣袖，果见上面伤痕累累，细的、宽的、长的、短的，颜色深浅不一，该是不同时间留下的。

或者身上会有更多吧！

她左手臂上有个胎记，花瓣花蕾，栩栩如生，竟是杏花模样。只不过颜色极淡，接近肤色，不仔细看，便不容易发现。

乐正礼提着包袱冲进来。折兰勾玉听到声响，掐准时间点般及时放下向晚的袖子，伸手接过包袱。

其实也不算太严重。向晚的昏迷一半是因为身上伤口泡水，一半是因为被关在柴房一夜没睡又经历白天的逃跑奔波，外加一天一夜没有进食。折兰勾玉捏住她小小的下巴，往她嘴里喂了些药，又让乐正礼找来掌柜夫人，替向晚身上的伤口上药。

一炷香之后，掌柜夫人抹完药回去，向晚便悠悠转醒了。

“表哥，表哥，她醒了。”乐正礼第一时间发现并汇报。

折兰勾玉转身看向晚。她大大的半月形的眼睛打量着房间的环境，视线从两人身上——扫过，好像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短暂的迷茫后，方挣扎着起身道：“谢谢。”

这是她第一次说谢。上午他“买”下她，带她离开杏花村，她都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这时却突然对他说了声谢谢，这让折兰勾玉有些不能适应。

不过他脸上还是挂起了招牌的笑容，声音也分外亲切：“不客气。”

“你们该去吃饭了，我躺一下就好，等你们吃完，我会收拾好东西等着的。我不会耽搁你们的行程。”向晚说完，闭目躺回床上。

她的脸色依旧苍白，洗过澡后整个人清清爽爽，五官精致纤小，头发散着，湿湿乱乱地披在枕头上，嘴唇习惯性抿着，有倔强的味道。

“不急这半天，我们明天出发。”折兰勾玉起身，对着乐正礼道，“让掌柜的将饭菜端上来吧。”

看着乐正礼出门，折兰勾玉取过浴桶旁的干净棉布，回到床边将向晚散落在枕头上的湿头发悉数包好。

向晚吃得很少。她一向胃口小，且不习惯与人坐在一起吃饭。以前在家里，她从不被允许与爹娘和弟弟同桌吃饭，要么等他们吃完再吃，要么干脆端一碗白粥，坐在门槛上喝完。

乐正礼往她碗里夹菜，她惊慌失措，拿眼偷偷瞄一旁的折兰勾玉。她不习惯别人的热情，有碗白米饭，便已知足。

“小晚，你吃得太少了，怪不得八岁的人看起来还不足七岁的样子。”乐正礼字正腔圆，学着课堂上先生说话的老成口气，将脸上的五官皱成一团。

向晚抬头看他，复又低头不说话。

她习惯沉默。

“你上过学堂，认得字么？”乐正礼觉得自己身为向晚的救命恩人，应该对她多多关心。

向晚想了下，摇头，看了眼折兰勾玉，将碗筷小心收起放好，起身离席。

她的头发半干，垂在身后，长及腰下。身上是折兰勾玉让掌柜准备的干净衣服——是套男装，绯色长袍，稍嫌大，宽宽松松地穿在她身上，腰上系了根同款腰带。她走回床前，将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又将那套换下的脏衣服与另一套干净衣服分开打包，放进包袱里。

她从家里出来没带任何东西，除了那套脏衣服，再无其他。

收拾准备好一切，她坐回床上，用手一下一下顺自己的头发。

她没有梳子。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好像身上根本没有伤。

折兰勾玉放下筷子看着向晚的一举一动。她身上有一种矛盾的气质：她倔强，